

网眼瞟文坛

“剽客”为何有恃无恐

文\娄义华

新 闻 背 景

遥远剽窃到“天涯”

北京晨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料, 新疆作家遥远剽窃他人已公开发表在知名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发表在《作品》、《青年文学》、《天涯》等杂志上。天涯社区网上,一署名“傅兴文”的网友甚至就此发表了一篇“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公开信”, 指责遥远的这一行为,引发众议,将这位新疆作家推上了风口浪尖。尔后,经相关刊物编辑部及新疆作协证实,遥远抄袭一事属实。

过去,中国的剽窃并不多见,只是学术界伪造文凭的事情较多,但剽窃的事较少。在近代,一个著名的剽窃事件说著名文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站出来指正的是陈源,此人是胡适的朋友。但仔细查看对照,鲁迅先生是引用,并注明其来源,不算剽窃。不过与名人有关的事情传开了,争论较大。

时至今日,在我国的学术界,剽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比文坛更加猛烈。因学术评价体制变得越来越荒唐,剽窃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将与评价体制一起走向毁灭。前些天,媒体曝出某大学教授的著作受到别人的指控涉嫌抄袭。诸多剽窃事件不绝于耳,抄手频出, 安意如东拼西凑移花接木曝光;紧随其后的郭敬明巧手嫁接,被曝晒于阳光下,还被王蒙力荐入作协,真是耐人寻味;小姑娘“姚抄抄”蠢头蠢脑,竟然抄成了“小才女”。

但让笔者更关心的是,对遥远的这种行为,中国作协、新疆作协、此人工作的单位何时能给出个明确的说法, 给广大被害作者及广大文友一个明确的交代。《天涯》文学杂志社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做出处理,发出“特别通报”,封杀该作者,并表示强烈谴责。但并未对其追究责任,保护受害作者的权利。文学刊物不穷追猛打,遥远等文抄公剽窃的纪录可能还会被打破, 剽窃还将在各地肮脏地进行下去。

剽窃行为是不道德的,对剽窃者也就是开除出作协队伍,很多都是私下了解, 赔偿点银子和解。法律的规定根本就不能遏制这种有恃无恐的行为。像遥远这样,居然只更换标题和作者姓名,从一个知名刊物投向另一个知名刊物,就达 10 篇之多, 文字数量近 100 万字,性质之恶劣不言而喻。这位文抄公不可能没考虑后果,但只落下一个道德败坏的名声。法律并未追究其刑事责任。

看来法律不进行修改,很难止住剽窃成风的现象。赔偿损失,在刊物上公开道歉已经不具有威慑力。建议修改《著作权法》,增加刑事责任等条款。 (腾讯博客)



剽窃(漫画) 赵晓苏

一首注定引起争议的诗

李少君《流水》兴起风浪 众多骚客同题“发烧”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流水》
李少君

每次,她让我摸摸乳房就走了
我在我手上散发的她的体香中
迷离恍惚,并且回味无穷
我们很长时间才见一次面
一见面她就使劲掐我
让我对生活还保持着感觉
知道还有痛,还有伤心
她带我去酒吧,在包厢里
我唱歌,她跳艳舞
然后用手机拍下艳照再删除
我们最强烈的一次发作是去深山中
远离尘世,隔绝人间

我们差点想留下来不走了
可是她不肯跟我做爱
只让我看她的赤身裸体,百媚千娇
她让我摸摸她的乳房就抽身而去
随后她会发来大量短信:
“亲爱的,开心点,我喜欢你笑”
“这次心情不好,下次好好补偿你”
“我会想你的,再见!”
我承认我一直没琢磨透她
她孤身一人在外,却又守身如玉
这让她为她担心,甚至因此得了轻度抑郁症
而她仍笑靥如花,直到有一天
她乘地铁出门,将自己沉入水底
随流水远去,让我再也找她不到



油画《流水山歌》局部

贺文虔

方式是否不好把握?

李少君：国外是否有人这样写我不知道,我不过忠于自己的感受,然后把它写出来罢了。这首诗写的

时候很顺利,一气呵成,基本没修改,只是放了一段时间才拿出来。技巧上似乎比较自然流畅,没有什么雕琢。有人说这样的诗歌可遇不可

诗人们的同题诗

重临的寂静有着欲言又止的无奈和尴尬
只有流水的声音依然清脆
无论浑浊还是清澈

流水 罗铤

“我是花瓣,你就必须是流水。”她说
黑暗中低低的喘息应该总是桃花汛
天空掩藏了树影,水声只够她来飞
“我是蜻蜓,你就必须是流水。”她说
岁月的深处应该总是梅雨
星光隐匿,水波闪烁如她眸子里的灯
“我是我,你就必须是流水。”她说
在每一个清晨,能照着她唇角的涟漪

在每一个黄昏,能照着她额头的波纹
“我不是我了,你还必须是流水。”她说
我的芳香和翅膀,我的青春和苍老都已经融入你的身体里了
你要流向江河,大海,乃至不尽的远方……

我从流水中来 罗铤

桃花开了,你却不开
在三月的篱墙上
你的蕾好饱满
桃花老了,你却不老
你的花期是永恒
我从流水中来
速度缓慢 或迅急
你的美丽必然遭遇
我的一生

求。确实,对于我来说,好像写这种风格的诗歌还没有过,以后能不能写出来也很难说。

记者:你贴出《流水》之后,又出现了 20 位诗人写同题诗《流水》的现象,能谈谈感想吗?

李少君：先是因为网上对这首诗有些误解,乃至恶搞,出现大量仿写,一些朋友为表示声援写了同题诗《流水》。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可以发挥,就邀请一些朋友写,准备编个小册子,这样就有了 20 位诗人写同题诗的事情。后来,又有些诗人自发写了《流水》表示回应。古代诗人们是经常互相唱和的,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们应该恢复这样的传统。

记者:读了《流水》给人感觉就是作者敢写,这种敢写是否意味着对知识、文化、传统、思考等因素的彻底清除?

李少君：其实说不上是敢写,诗歌往往都是积郁在心不得不发,一个情结积压在心许久,等待一个时机就会爆发。至于别人反应是“敢写”,也许是对于他来说,突破了他心中某种规则与戒律,这倒有些道理,诗歌是自由的产物,偶尔出轨在所难免。

记者:你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在你的诗歌创作中,是否有有意要摆脱传统的束缚?

李少君:我是一个很看重传统的诗歌写作者,比如我写过一首《抒怀》: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顽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这首诗就是表达自己对一种古典诗意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当然,我们毕竟是现代人,所以最多只能说有“古典情怀”。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摆脱什么,我们本身就是古典的传人。但有时候,一种现代意识占据上风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我对此没有什么特别自觉的追求与意识,我只不过和古人一样,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只是这个“景”和“物”肯定是现代的,是现场的而已。我愿意把自己的热爱、痛苦、忧伤甚至一些隐秘都写出来,至于大家喜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今年 5 月汶川大地震时,我也因哀伤写过一首《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患上了抑郁症》,刚上天涯社区点击率就达 15 万,跟帖 500 多,被 20 多家报刊转载,《印度教徒报》还曾以此为例说“中国人借助诗歌克服悲伤”。诗歌能做的,不过抒发情感,唯此而已。

铁打的流水(节选) 李成恩

低头看见流水,时光的倒影中有人哭喊
杀了一个唐朝的阴谋、后花园与古树

粮仓高高堆起,鸟巢高高堆起
枪炮冒烟,敌人奔跑,一切都是流水

铁打的流水
铁打的阴谋
铁打的落花

流水 兰雪

而她从水中渐渐醒来
带着新鲜的呼吸与新鲜的肉体
两只柔嫩的小腿在细沙中
趟洗趟白
白得就要开出莲花时
有人突然喊停
而水珠的喧哗声
就真的一下子消失了